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创刊·改版季 每年五、六、七
创刊61年 改版8年

郑州晚报
A37
独家连载

2010年7月14日 星期三 统筹 李枚 编辑 崔迎 校对 王阳 版式 金驰

生活 喜剧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电视台邀请小婉去做嘉宾

许大来还是执著地要约米粒儿,可米粒儿总是躲闪。赵薇薇冷眼旁观,都看在眼里。她试探地问米粒儿:“大来这人怎么样?好像挺喜欢你的。你喜欢他吗?”米粒儿摇头:“不喜欢!我不能喜欢!”“这有什么不能的?法定年龄都够了。大来可是一片真心。”米粒儿只是低着头:“我,我配不上他。”赵薇薇笑了:“傻丫头,有啥配上配不上的?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薇薇姐,他今天还约我……”



赵薇薇心里一阵难受,脸色也一下变得不怎么好看,淡淡地道:“那你就去呗。大来这人有个倔劲儿,你越躲着他他越非要见你不可。”米粒儿不说话了,求助地看着赵薇薇。

电视台有个《知心爱人》的婚恋栏目,栏目主持人是小婉的同学,邀请小婉去做嘉宾。小婉本想推辞,但想到栏目的收视率不错,正好推广一下自己的婚介所,就同意了。老范一听要上电视,表现得比小婉还积极投入,自告奋勇给小婉做正式登台前的培训。

晚上,老范拿了本普通话教程,和小婉盘腿面对面坐在床上。

老范张圆了嘴,字正腔圆:“啊——”丁小婉尽力模仿:“啊——”老范不解地摇摇头:“口腔打开没?”“打开了。”“鼻腔共鸣没?”“共了啊。”老范问:“胸腔呢?”“你是教我普通话呢还是教我生理课呢?”小婉气道。老范奇怪:“我道理都摆明白了,咋你一张嘴还是一股子大碴子味儿呢?”

丁小婉一听,倒头就躺下了:“不练了不练了,主持人都没说我一定要讲普通话,就你这事儿多。”“别啊媳妇儿,公共场合,公共人物,你不能镜头前一张嘴一口土话……”说着把小婉生拉硬拽起来,“我后面还有绕口令没给你练呢,今天就单练发音吧。”“明天就录像了你能不折腾我不?”“我中学时就报过幕,要别人我也管不了,你是我媳妇,你寄托了我多少年登台的梦想。来,为了为夫,再练五分钟。张嘴,啊——”

丁小婉仔细盯着老范的口腔:“老范——”老范还在张着大嘴做示范,口齿不清地说:“啥事?”“你这两天有点儿上火啊……”老范一脸无奈。

小婉睡了。老范钻进卫生间,坐在马桶盖上,把卫生间里专用的读书灯打开,焚上一炉香,然后从马桶上方的书架里抽出一本诗选。

老范想象着自己就在摄像机的镜头前边,还有很多观众——他向虚拟的观众招手,进入角色:“能有机会参加这个节目,我心里很高兴。前面呢,说的都是我个人对感情的一些浅见,最后我要送给各位热恋中的男男女女一首诗——咳咳,(声情并茂)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诗没念完,老范自己趴马桶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老范就问:“要上电视了。做好准备没?首先心态要平和,要谈笑风生,眼神儿得这样,手势得这样,发声得这样——一点儿都不能让人看出你紧张来。”小婉不耐烦:“我不紧张也让你叨叨紧张了。赶紧上班去吧。”“咱们再来个八百标兵奔北坡,活动活动舌头……”“来不及了,我得赶紧走,先去婚介所忙活忙活,下午还得去电视台化妆。”

老范在后边说:“再化都找不着鼻子眼了。录完节目别走,我请会儿假去电视台接你。”小婉急着往外走,顺口答应了一句,也没听进心里去。

忙了一天,老范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事,下班前来找秦琼:“秦大厨,今天我手头上事儿都干完了,看看您这里还有没有啥吩咐。”秦琼语气泛酸:“可别这么说。我哪儿指使得动你啊。都开山立派了,带着个人模狗样的徒弟,就差把米粒儿给你派去当秘书了。”“秦大厨真会开玩笑!我明厨再咋干也是后厨的一部分。你这里要没啥指示我就先告个假。有事先走一会儿。”“这渔村谁管得了你啊?干啥去?”秦琼问:“去电视台,接媳妇儿。”“去哪儿?”秦琼以为听错了。“嗨,就跟闹着玩似的上上电视,我寻思她一紧张就找不着道儿了,去接接她。”老范咳嗽两声,煞有介事。

“行啊老范!电视台都有熟人?去,去。反正请啥假都扣钱,你都不用跟我请。”“扣吧,难得我媳妇儿头一回。那我走了。”老范这做派那叫一个大气,说完乐呵呵地推着电动车走了。

秦琼看着他的背影,满脸不可置信的神情。

39

官场 风云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朝中有人好做官

那女子正是刘坤的姐姐刘莉,她听说过侯卫东的名字,便对着屋内喊了一声,道:“刘坤,侯卫东找你。”

屋内响起一阵踢踏的拖鞋声,刘坤从里屋走了过来。他在家里穿了一件短衬衫,头发上似乎还有些摩丝,显得又光又亮,他惊奇地道:“侯卫东,你今天不是到沙州去了?”

侯卫东不想将他的狼狈事告诉给刘坤,道:“我明天想到人事局去一趟,看分配方案定下来没有。”刘坤站在门口,道:“应该没有这么快,听说要7月中旬才有结果。你不是要去见小佳的爸爸妈妈吗,是不是他们不同意你们的事情?”“工作没有落实,哪里有心情去谈这些事情。”

刘莉在屋内道:“你们两人怎么在门口站着说话,进来坐。”“喝茶,这是青林镇茶场送来的好茶,五十块钱一两。”刘坤递给了侯卫东一个白色细瓷茶杯,便坐在沙发上,把电视打开,随意地“叭、叭”按着遥控,有一句无一句与侯卫东聊着天。

这时,传来了门锁的响声,走进来一对中年夫妇。中年男子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身穿白短袖,不胖不瘦,脸色黝黑,很是干练。而中年女子皮肤很白,头发烫成大波浪,这是益杨当前最流行的发型。

刘坤的爸爸是县委宣传部长刘军,他为人挺谦和,见屋里有客人,一边换鞋子,一边问道:“你是刘坤的同学?”侯卫东连忙道:“刘叔叔,你好,我是刘坤的同学侯卫东。”刘莉嘴快,道:“侯卫东也参加了党政选拔考试,考得不错,进入了前

十名。”刘军脸色沉了下来,指着刘坤道:“你搞什么名堂,才考一百六十名,真是给我丢脸。”刘军又问:“你考了多少名?”“第二名。”“嗯,不错。”刘坤妈妈不以为然地道:“小坤没有考上,也是一件好事,分到了乡镇,也不知年月月能调回。若是分到青林和吴淮,进趟城要坐两三个小时,到时哭都来不及。”她说这话时,充满了居高临下之态,没有考虑到侯卫东的感受。

“话不能这样说,乡镇锻炼人,县上的领导哪一位没有在乡镇当过一把手。”刘军鼓励道:“侯卫东到了镇上要好好干,组织上对你们这一批干部寄予了厚望。这也是沙州历史上第一次公开选拔后备干部,以前没有,以后也难说,要珍惜这个机会。”“到了乡镇,能否回来还说不定,我家小坤不稀罕。”刘坤妈妈极为护短,听说侯卫东考了全县第二名。她心中没由来就有些不满,句句话都说给侯卫东听。

刘坤妈妈毫不留情面的话,就如鞭子抽在侯卫东脸上。坐了一会儿,侯卫东起身告辞。他刚刚从学院毕业,还没有住旅馆的习惯,找到刘坤,其实是在他家住一晚上。可是见到刘坤家人之后,便打消了住在刘坤家的想法,决定去住旅馆。

刘坤穿着一双拖鞋送到了“二县府”大院。“如果真的有事,我就不留你了。分配结果出来以后,跟我联系。”刘坤突然神秘地道:“给你说一个事,这事情你要保密,不要给任何人说。我的工作已经落实了,分在县政府办公室。以后你

江湖 传奇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出生在晋陕交界盗墓贼家的女儿,在横跨军阀混战直至抗日战争这段动荡岁月里,与身边的亲人、爱人、朋友甚至仇敌共同演绎的一段传奇岁月,先后与几个男人间的爱恨纠葛,以及她从一个普通人家女儿到军阀家的姨太太,再到坚定抗日的民族志士的心路历程。

铁梨花心里是又感动又窝囊

张吉安沉默不语,脑袋侧低着。等他抬起头,她见他似乎受了什么伤害。“五奶奶……”他说。“别这么叫我。”“可您这么见外,让我只敢叫您五奶奶。”他苦楚地说,“我虽然不是腰缠万贯,三四百块钱还拿得出,送得起,用得着抵押什么田产?”

他在楼上的保险箱里取了张洛阳某钱庄的银票,是“四百圆”,快步下楼来,往梨花面前一放。“要有节外生枝的事呢?多五十块方便些。”

梨花心里又暖又窝囊:受了这么大大一份情,怎么就像被人将了一军似的?“张副官……”张吉安两道目光刺过来:“您不愿我称您五奶奶,您也别称我张副官。从今往后,我们直呼其名,好不好?那段往事让你我都好不高兴。”“对不住,叫惯了。”铁梨花说,心里更是又感动又窝囊。你看,拿人家钱,嘴上软了,人也贱了。“我就叫你吉安大哥吧。”

张吉安笑了笑,表示他心里很苦。“咱们说好直呼其名啊!”“吉安大哥,您的情义我领了。不过我的性子您也知道一点儿,我无功不受禄。钱一筹集,我马上还您。”她说着已不容分说地起身向门口走去。

路过董家镇时,老远就听见狗咬成

一片。再不进镇子去找彭三儿,恐怕来不及了。她急得口干舌燥,背上出了一层细汗。她走进“杜康仙”时,发现鬼子们把这里抄了个底朝天,里外已经没一个人了。

她正站在天井里发愣,听见一个声音叫她:“大姐!”声音是从树上的。那棵老槐树一个人抱不过来,也不知彭三儿怎么爬上去的。再一看,树对面有一挂秋千。这个人实在天分太高了,从谁手里都逃得脱。

彭三儿从树上蹦下来,说:“您看,我这人就是守信用……”铁梨花不跟他废话,扯着他往外走。“大姐还没给钱呢!”他甩开她。“我能不给你吗?”她飞快地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张银票,递给他。“我不要银票。我要响明的大洋。这银票要是假的,我不是白白送死?”“那你想咋着?”“把钱庄的门敲开,兑现。”铁梨花手里这时要有刀,一刀就上去了。终于,钱庄老板给彭三儿兑出五十块现洋,又把剩的三百五换了她的银票给了彭三儿。

铁梨花拽住一个赶早的骡车,塞给车主一块银洋。她把自己的骡子系在车旁边,叫它跟着跑,她得押着彭三儿坐在车上。

太阳露出个头顶时,骡车在董家镇通往董村的土路上驶得飞起来。彭三儿想起刚才他没仔细点查那五十块钱,这时解开用他衫子打的包袱,一块块地清点大洋。骡子给鞭子抽急了,从一条沟上硬跳,把彭三儿膝上的钱颠到了车下。彭三儿直叫唤停车,铁梨花不准车把式停,一面对彭三儿说:“回头我赔你!”

彭三儿不肯相信,也不顾车七歪八倒地飞跑,就要往下跳。铁梨花手快,抓了车上一根麻绳,打个活套。彭三儿回过身。他跟多少人耍过赖,从来没人赢过他,这回却栽在这个女人手里。女人

到了乡镇,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给我说。”

益杨县人事局在县政府三楼。侯卫东抬头挺胸朝县政府走去,到了三楼。侯卫东看着一排办公室,显得有些迷惑。他观察了一会儿,来到了写着“办公室”的房间,走了进去。

局办公室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年轻人。从气质来看,侯卫东估计他也是这两年的毕业生。另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挺认真地看着报纸。

几个办事的都集中在年轻人桌子前,年轻人一边问话一边在纸上写着什么,侯卫东见年轻人一时完不成,来到了女同志的桌前,问道:“同志,问一个事。”那个女同志头都没有抬,仍然盯着报纸。

“毕业生分配的事情,请问找哪位同志?”侯卫东又问了一句,那位女同志把报纸翻过来又看了一下,这才抬起头,用手指了指年轻人,道:“你问他,这事我不知道。”

社会上总把麻木、呆板、傲慢的脸称为衙门脸,侯卫东也常常听到这种传言。以前他还以为不然,认为这说法有些夸张,此时人事局办公室的情形,生动地给他演示了什么叫“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03



继《第九个寡妇》《小城多鹤》《越空者》后,2010年严歌苓与交京著名作家萧马首次联手,打造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传奇。《铁梨花》全剧热播,再现各地卫视热播盛况。萧马、著,严歌苓、改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到了乡镇,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给我说。”

益杨县人事局在县政府三楼。侯卫东抬头挺胸朝县政府走去,到了三楼。侯卫东看着一排办公室,显得有些迷惑。他观察了一会儿,来到了写着“办公室”的房间,走了进去。

局办公室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年轻人。从气质来看,侯卫东估计他也是这两年的毕业生。另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挺认真地看着报纸。

几个办事的都集中在年轻人桌子前,年轻人一边问话一边在纸上写着什么,侯卫东见年轻人一时完不成,来到了女同志的桌前,问道:“同志,问一个事。”那个女同志头都没有抬,仍然盯着报纸。

“毕业生分配的事情,请问找哪位同志?”侯卫东又问了一句,那位女同志把报纸翻过来又看了一下,这才抬起头,用手指了指年轻人,道:“你问他,这事我不知道。”

社会上总把麻木、呆板、傲慢的脸称为衙门脸,侯卫东也常常听到这种传言。以前他还以为不然,认为这说法有些夸张,此时人事局办公室的情形,生动地给他演示了什么叫“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19